

德奧合併與國際形勢

蔣學楷編譯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德奧合併與國際形勢

蔣學楷編譯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月初版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德奧合併與國際形勢

版 所
權 有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譯者 蔣學楷

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出版者兼
發行 羣力書店

總經理 黎明書局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柴家巷二十九號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新民圖書雜誌社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序

根叟 (J. Gunther) 在其歐洲的內幕 (Inside Europe) 一書中說「希特勒永遠不肯放棄三件事：猶太人，朋友，和奧地利」。凡在國社勢力所達到的地方，猶太人已經遭了災殃；從前把希特勒捧起來的朋友們，一個個被「清黨」清去。現在只留下最後一件東西——奧地利——也終於落入他的手中了。

德國吞奧，是她征服歐洲的第一步，正像她的遠東倭兄弟日本一樣，吞華是征服亞洲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法西國家老是選着世界政治最不安的時候，即伸手侵入他國的領土。意大利之吞阿，日本之吞滿，與此次德國之吞奧，如出一轍。

這裏集合了一些最近中外各雜誌及報章對於德奧事件的言論，我們覺得希特勒太機警，慕索里尼太識時務，民主國家的行動太迂緩，造成了目前這個緊張的世界形勢，造

成了弱小民族的劫運，增加了中國人自力回生的勇氣。

蔣學楷序於上海

廿七年黃花岡紀念日

目錄

序

- 一 奧國問題的過去及其前途……………一
- 二 從奧國屈膝分析到歐洲政局……………一二
- 三、維也納的投降……………二三
- 四 奧地利——最後的一課……………二七
- 五 德奧事件與歐洲局勢……………三三
- 六 張伯倫斷送了奧地利……………三九
- 七 德奧關係的分析……………四一
- 八 奧國民衆的呼聲……………四五

九 德奧合併與中國……………五一

附錄：德奧事件的世界反應……………五七

一 奧國問題的過去及其前途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英法意「維持奧國獨立」的聯合宣言，及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意匈奧協定成立，都是防止德奧合併的幾道堅壁。自法意兩國棄嫌修好後，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英法意三國成立斯特萊薩陣線，德國外交更陷於「四面楚歌」的苦境；她想要打破包圍，首與英國成立海軍協定，隨後意阿發生戰爭，德國才從絕望中露出一副笑臉。

由於意阿問題，演進為英意交惡，法國深感左右做人難之苦，德國却樂得袖手旁觀，當然，德國的旁觀態度，暗中予慕沙里氏以莫大的助力，所以慕氏原把希特勒當做「不夠朋友」，此時却視為患之交，德意軸心之說，即已發軔於是時。

意阿戰爭結束，慕氏為投桃報李起見，暗中拉攏德奧兩國的關係，德奧協定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宣布成立。該協定包括要點三項：（一）德國承認奧國的充分主權，（

(二) 兩國互允不干涉對方內政之發展，(三) 奧國根據日耳曼國家的基本主義，對德維持一種特殊政策，但以不抵觸一九三四年意匈奧三國羅協定，及一九三六年該協定修正文爲原則。誰都知道，奧國問題，係德意結合的一大暗礁，德奧協定宣告成立，并且還是慕沙里氏爲之牽線，這表明兩國在中歐已走到，暫時「休戰」的階級了。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奧國處兩強夾攻之中，國運搖搖，不可終日，假使奧當局以國家爲重，應如何埋頭苦幹，以求渡過難關！但事實恰恰與之相反。奧國黨團複雜，除開一蹶不振的社民黨外，其榮華大者，尙有以意國爲背景的現政府派，以德國爲背景的國社黨，及待時而起的復僻派。許士尼甲與史泰漢堡親王，均係現政府派，同時與復僻派不乏淵源。但與其目之爲復僻派，毋寧說他們是獨裁制的熱衷者，他們志在穩固本身的地位，增強本身的統制權，非到最後關係，即地位發生動搖，或統制權無法維繫時，不肯拿出「哈卜斯堡王朝」這張最後的紙牌。

陶爾斐斯被刺殞命後，奧國當權的三大人物，許士尼甲高據總理一席，史秦漢堡爲副，費大佐則係手握權實的公安部長。這三個都把自己看得「不可一世」。許氏出身官僚，與陶爾斐斯號稱「一時瑜亮」，他手下擁有如火如荼的天主教武裝隊，輔以政府旗幟下之「愛國陣線」，他把史秦漢堡看做眼中之釘，史氏係一執袴子弟，以接近意國之故。扶搖直上，有二十五萬內衛軍供其驅策，儼然是奧國唯一的實力派，怎把文質彬彬的許氏放在眼裏。費大佐爲內衛軍巨頭之一，他羽毛豐滿之後，對史氏漸漸露着飛揚跋扈的態度。

這三個和外國的關係，亦有不同，史氏係百分之百慕沙里尼信徒，他以未來的「奧國慕沙里尼」自命。許氏雖投向意國路線，終覺意國保障奧之獨立，僅使奧國成爲名義上之獨立國，所以他主張遠聯英法，借以牽制野心勃勃的意國。費氏却另有一種獨特的見解，當意國用兵東非之際，他覺得意國已無力過問中歐，主張與德國改善邦交，這與史氏所走的路線恰恰相反。

史費互相火併的結果一九三五年十月，費氏被逐出內閣之外。僅隔半年之久，即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史氏於得意忘形之餘，公然以奧國「法西斯」名義，電賀慕氏征阿成功，於是許氏一怒之下，將史氏免職，並下令解除內衛軍的武裝。從此許氏手握奧國之權，儼然是個不可侵犯的人物，但他的行動極不澈底，一面不忘情於意國，一面向德國暗送秋波。結果兩面都不討好。

奧政府旗幟下之愛國陣線，以「民衆軍隊化」爲其目的，然一究其內容，則純爲七拼八湊的烏合之衆。當陶爾斐斯主政時代，該組織採取拉夫政策，公職員必須加入，否則將有解職的危險。政府散發振款時，附送志願書一紙，迫令受振者簽名填寫。維也納市政廳，不啻奧國最大的工廠，內有瓦斯，電車，公共汽車，救火隊，平民住宅，種種部門，凡服務於該廳者，均須加入愛國陣線。此外對鐵路工人亦然。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內容極見充實，有不少跨黨份子參加在內。又如許氏的基本隊伍，天主教黨武裝隊，其情形亦復類此。

政府中之權貴，及政府所擁有之武力，其內容窳敗若此，何以自一九三四年迄今，奧國仍能維持其「半獨立」狀態呢？除國際形勢互相牽掣外，奧政府的反對派，不能通力合作，恐怕是其中最大的因素吧！一九三四年二月，當社民黨生死肉搏之際，國社黨默然不動，同年七月，國社黨大吹大擂，而社民黨匿跡消聲。不過，社民黨自失勢後，其中份子因備受政府壓迫，頗多投入國社黨的，而國社黨恃有德國爲奧援，以薩爾斯堡爲其活動區域，聘葺無能的奧國官吏。爲苟全性命，對他們百端隱忍，不敢大刀濶斧的剷除他們的勢力。

德奧合併波折重

奧國命連在搖晃不定之形態下，有人倡爲瓜分之說，擬以薩爾斯堡 (Salzburg) 劃歸德國，普斯不魯克 (Tunlsbruck) 割予意國，加拉斯 (Grais) 讓予南斯拉夫，這當然不是德國所接受的，她把奧國當做早晚到口的肥肉，怎肯僅取其三分之一呢！此外還有二種若隱若現的傳說，一爲締結多瑙河公約，(即中歐公約)把奧當作德意兩強的緩衝地帶，

而使多瑙河五國（匈、奧、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維持現狀，藉以安定歐洲局勢，（爲奧國復辟，永閉「德奧合併」之門，前者由于歐洲諸強之同床各夢，巧計僅成畫餅，後者以小協約反對最力，英法亦不贊成，迄無水到渠成之機會）。

德意在中歐「暫時休戰」及德奧協定成立以來，希特勒始終不能忘情於德奧合併。德奧協定，只算他的緩兵之計。我們如分晰奧國人的心理，除開有產階級贊成復辟者外，大多數趨向於德奧合併之一途，一九二一年四月，蒂洛爾投票贊成德奧合併，一月後薩爾斯堡投票結果亦然，一九三一年三月，德奧關稅同盟，事實上等於經濟合併，後因列強干涉中止，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趨勢，但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登台以後，形勢爲之劇變，這由於（一）天主教在奧頗占勢力，與國社黨政策根本不容，（二）國社黨雷勵風行的手段，使奧國政治家望而生畏，深慮合併實現，將失其個人發展之機會。

至於意國反對德奧合併的理由，第一合併德意壤地相接，意國不願一個強大黠武的國家比鄰而居；第二，合併後日耳曼民族必以的利雅斯德爲其出路，危及意國視爲內湖

的亞得亞海，第三意國統治下南蒂洛爾二十萬日耳曼民族，必將掀起「重歸祖國」的巨浪，第四，意國在多惱河的霸權，在近東及巴爾幹的企圖，均將爲之失敗。

除開意國，歐洲列強同樣在提心吊胆之中，希特勒以大日耳曼民族之團結爲號召，日耳曼民族分布于奧國。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者，爲數達二千萬以上。各國類似德國國社黨的組織，奧，匈美米爾，但澤，均有國社黨，捷克之德意志陣線，羅馬尼亞之鐵衛團，比利時之賴克司運動，一時有風起雲湧之勢，一方以民族爲號召，一方以主義相結合，行見這隻歐洲的餓虎，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誰不爲之捏着一把冷汗呢。

根據以上所述，德奧合併，難關重重，卽退一步「不合併」而求「合作」亦已煞九牛二虎之力。但以許士尼之自作聰明，終使希特勒驟下決心而作冒險之嘗試。

鎗花錯亂自掘墳墓

史泰漢堡免職之後，意國默無一話，許士尼甲仍電達慕氏，聲明「不變更三國協定」

立場，但無論如何，慕沙里尼終抱着一種「打狗欺主」的感想。許氏明知慕沙里尼不足爲恃，而德國更不可靠，他想從夾攻中突圍而出，走上第二條路線。一九三六年一月，許氏聘問布拉格，進行捷奧協定，同年三月，捷克外長霍得柴回聘維也納，此中已露着蛛絲馬跡了。但捷克係法國衛星之一，捷奧協定，不惟深觸德國之怒，且慕氏不願予以協助，此約未能成立。許氏迫不得已，掉轉頭來與德國成立諒解，於同年七月簽訂德奧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尊重奧國之獨立，放棄干涉內政而以奧政府延攬親德派入閣爲交換條件。德國欲於此收「潛移默化」之功，許氏却深懷「引狼入室」的疑懼，雙方求合作而反形扞格者以此。

爲忠實履行該協定起見，復有本年二月十二日貝許特斯伽登鎮談話時所成立之協定，不啻畫蛇添足之舉。氏一面抱着疑懼的心理，一面又不惜低首下心，以求德國之諒解，其意不誠，其氣已餒，鎗花錯亂，作繭自縛，所以這次德奧合併之驟然實現，不能不歸咎于「行動不澈底」的許氏所促成的。

許氏由德返國之後，突然設計到「公民投票」，以奧國獨立與否聽取民衆之抉擇，他這條妙計，事前雖親信亦不聞知，自覺得意，而不知這叫「引火焚身」之計。果然，公民投票原定三月十三日舉行，德國突於十一日連致最後通牒兩次，以違反德奧兩次定爲理由，迫令（一）中止公民投票，（二）許氏引咎下野，奧國問題演進到現階段，總統米克拉斯被迫辭職。按米氏居奧元首地位，但奧人心目中好像沒有這個人一樣。許氏被幽禁，愛國陣線被解散，維也納市長史密特被捕，希特勒於十四日行抵維也納，奧新總理殷嘉德宣布合併約法，以奧爲德國之一邦，定於四月十日以公民投票方式解決之。數年來奧國搖晃不定的命運，終于由黯淡而歸幻滅了。

意國態度十日所視

德奧合併後，昔日反對此舉最力，現與德國合流的意國，其態度若何，最爲國際所注目。據意國法西司最高會議所宣布德奧第二次所成立之協定，奧政府事後始通知意國，而奧政府突然決定之公民投票，意國曾以勸阻。兩三日來，希慕兩氏電文往返，好

像意國對這回事看得並不嚴重，并且暗中還支持德國，但我們須留意，當許氏決定公民投票時意報曾載有他的廣播詞，不惜爲之宣揚，此其一。一九三四年七月，奧國發生政變時，意國陳師於布倫拉山隘，那時她與英法是站在一條戰線，她不妨放胆做去，可是現在呢，她和英法離開得遠遠地，假使拋棄了德國，她不是陷於孤立之境嗎，此其二。

意國對此一事權衡利害，與往日並無兩歧之處，所以我們的估計是，慕氏外示鎮靜，而內心却已陷于絕端的苦悶，意國戰前爲同盟國，戰時加入協約，以此推測其前途，英意談話，或有接近之可能，德意軸心却難免沒有解體之趨勢。

歐洲局勢仍可苟安

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奧國問題爲其導火線，大戰結束後，奧國仍爲歐洲火藥庫之一，那麼這次德奧合併，是否將爲二次大戰的前奏曲呢！這當然不是一個易於置答的問題。但德國如能適可而止，得隴而不望蜀，則歐洲局勢，或不難苟安於一時。英法諸國，以前對德奧合併是「不容坐視」的，可是到現在，德國比前更見精壯，意國早已離開

聯合陣線，今昔情勢不同，也許英法不得不「坐視」一下。

假使德國進一步侵犯捷克，以解散捷克國境內二百萬日耳曼人爲號召，無疑地那是二次大戰的信號。據戈林十三日宣稱，對捷克亦將採取同一行動，這是何等大氣磅礴的口吻，如我們替德國設想，於取得奧國之後，尚須經過相當時期的消化，何況侵捷一舉，將驅意國重返斯特萊薩陣線呢！（按：意捷始終保持友好關係。）

德奧合併，對遠東的影響如何，是我們最注目的一個問題。說得稍遠一點，七八年來，德意日三國走馬燈式的戲法，均以九一八事件爲其起因，最近德國對我國的不友好態度，與德奧合併一舉亦係脈息相通的動作。近數年間，德國以防俄爲烟幕彈，正和她的東方與我國一樣，但她們都不會舍近圖遠，舍易圖難，這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事。現在有兩種看法，有的以德意貌合神離，引爲我國之利，有的以歐局嚴重，却又認爲有害於我國，這兩種看法都不是自尊自傲的中國人所應有的。總之，我們一切要「求其自我」，發揮我們自己的力量，奧國便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新聞報）

二 從奧國屈膝分析到歐洲政局

希特勒終於打破了德國併奧的目的。反納粹的圍堤。他對他的目的物又用了一次「突發之舉」。奧地利獨立，現在成爲回憶了。「我的奮鬥」的著者，正在實現着書中的話；他「用我們權力以內的一切方法」促成「德奧合併」。靠着武力和武力的威脅，他迫使奧國政府容納國社於其內閣。他告訴許斯尼格總理奧國應該用什麼方法來避免德國的武裝侵入。其實德奧合併的基礎幾月以前早就準備好。而現在，奧國便成爲第三帝國的第八行省了。

當柏林的國社黨高呼「奧地利是我們的」時，奧國成千的國社黨犯人便被釋放。那些曾經犯過叛國罪和殺人罪的犯人，又在國社黨的保蔽之下出獄，從事無法無天的浩動。一個親德的奧國人賽斯因奈德博士(Dr. Seyss-Inquart)，受希特勒之命爲內政部長，他立刻從維也納的職守跑到「日耳曼人永久首都」與他自「領袖」去商議。還有一個親

德分子雪密德博士 (Dr Guide Schmidt) 做了奧國的外交部長。國社黨的同情者亞當莫維支教授 (Prof Adamovitch) 做了司法部長。財政部長，造林部長，勞工部長也都是國社黨的同情者。還有一批人不久將佔據所有政府的要職。

希特勒竭力想達到德奧陸軍「合作」的目的。他又在合併兩國稅關，使奧國的經濟須乞靈於德國。他決心逼迫奧國的金融制度置於德國控制之下但是最重要的當推他之伸手攫取奧國的原料，以供第三帝國工業和軍械機械的迫切需要。爲了準備戰爭，德國亟亟欲實現其經濟自給的四年計劃，所以對於奧國的木材，糧食，和鐵砂需要極殷。每天開工二十四小時，的克虜伯兵工廠必須有鐵砂才能製造鎗砲，坦克子彈和軍艦的裝甲鐵板。奧國有許多鐵砂的蘊藏量。著名鐵礦山愛士堡，便能供給主要的鐵砂，作希特勒龐大軍火工業的原料之用。

希特勒在奧國的既成事實，只不過是他使德國成爲歐洲主人的偉大戰畧的一部份。這在「我的奮鬥」中便表示很明白。一旦佔領了奧國，他不會就在那裏停止。如果德奧

合併的本身便是告一段落的目的，那情形就已足夠壞。這樣一來，大批非國社黨人將在這個小山國裏受災殃。但是德奧合併只不過是初步。今日德國這條章魚的觸手抓住了無助的奧國，明日牠們會再伸展開來攫吞其他的犧牲者。最後這些帶着破壞性的觸手將伸到他洲找虜俘品。但現在，牠們却飢不擇食地吞嚼着容易到手的掠奪物。

國社黨到世界帝國的大道，舖在奧地利。這是一條實現帝國大夢的捷徑，這種夢想要比威廉二世及其大日耳曼信徒更偉大得多。當時德意志大道的終點止於波斯灣。今日一條支線向着西伯利亞，其他支綫向着羅馬尼亞的油田，向着小亞細亞，菲和南美。但在最近的將來，希特勒的目的愈接近本國。他的「平定歐洲」策是這樣的：他取着攻勢，他的敵人取着守勢。他的外交策略按照「分而後治」的方針，他的軍事策略却按照使其犧牲者孤立的方針。

捷克現在頻於為希特勒第二個犧牲者的地位。因為德國併吞奧地利，是圈鎖捷克共和國——現在幾全被敵對的國家所包圍——的戰畧之主要部份。即使捷克可以靠賴羅

馬尼亞的助，姑無論其是否可靠，而在他們全部邊疆四、一二五公里中，友國的邊疆只有二〇一公里。不但捷克的波希米亞省在納粹的德奧我掌中會被吞沒，甚至斯洛代克省在敵對的匈牙利和事先恐懼着德國無威脅波羅的沿海各省的波蘭之間，也免不了遭吞噬。不錯，捷克與蘇聯締有互助公約，但是兩國之間沒有共同的邊疆。並且根據公約的規定，除非巴黎也出兵，否則莫斯科就不會幫助巴拉加。這是目前形勢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真的也許是決定的因素。

二年以前，即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當希特勒進軍萊因地帶非武裝區域時，他的趨向似乎朝西，實際上却向東。領袖並沒有意思想自殺，把軍隊送到堅強的馬其諾防線。恰巧相反，他在西線建立着防守地位，以便放胆攻略奧國，捷克，及其他肥沃的犧牲品。爲答覆這個威脅計擬與法國蘇聯，羅馬尼亞，和南斯夫結成堅固的關係以圖加強自己的地位。

但是捷克防禦力最大的弱點，在於國內四百萬條頓人和馬扎亞人。這些日耳曼人之

中，約有一百萬的蘇台德日耳曼人是忠于捷克國的。他們願受巴拉加的統治不願受柏林的統治，可是即使減去了這些忠心的公民以外，依然還有三百萬頑固的日耳曼人匈和牙利人在共和境內，質言之約佔人口總數二〇%。蘇台德日耳曼人 (Sudeterdeutsch) 的領袖漢里恒 (Konrad Honlein) 便是一個熱心的國社黨員，他公然反對捷克政府。他組織秘挺進隊，以國社黨的思想和戰術訓練他們。這批波希米亞的國社分子，是希特勒在捷克的「第五個支柱」。漢里恒出版他的機關報，進行他的怠工工作并準備作內戰。他定期到柏林向他的領袖報告並聽取命令。但自始至終他是一個捷克公民。

捷克人的勇敢與決心，那是無可反駁的當前雖有種種危險，但他們依舊靜靜地做他們的工作，好像住在一個平常的文明的歐洲一樣。班因總流 (President Benes) 便是一個勇敢人物的榜樣。他不但是他的同胞並且還是列強首都中政治家的一座烽火台，西歐的民主國家，雖然一個個投降了希特勒，班因博士都掙扎着保護他的，「民主政治的小島」。他有一個出色的產業機構，約包含君主政體時代百分之七二的產業，。他的斯哥

達鋼廠，是世界聞名的。他可以從本國的工廠裏製造軍隊的設備。雖然他可惜着浪費金錢於不生產的軍備，却仍未敢落後。有了健全的經濟機構作後盾，他得實行他的國防計劃而不至於破產。但要完成這種國防，他必須得到國外的幫助。如果法，英，蘇，能够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可沒有確定的希望，能與強過於他的納粹敵人相反恃。

「希特勒如能不戰而勝，他就不必從事戰爭」，班因總統告訴我。當希特勒的犧牲者舉起雙方投降的時候，第三帝國當然沒有宣戰的必要。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也許希特勒會獲得無數次的勝利，因為他的敵人不敢以武力對付武力。在這方面，捷克的官吏告訴我，他們相信他們能夠與德國軍相周旋，直至援軍的到來。但是除非援軍到來，並且很快的到來，否則捷克將被征服，雖然他們已在德國與波希米亞省之間的山谷築有砲台，並在臨德國一方面的邊疆上築成一條「小馬其諾防線」他們的都市却不能防止戈林空軍的攻擊。德國飛行場到捷京巴拉加，要不了二十分鐘的飛行，而捷克的工業中心和鐵路交叉點又都在德國空軍的威脅線範圍之內。

希特勒一旦控制了他的家鄉奧地利以後，則二月十二日在伯契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上演的戲劇，很容易再來表演一番。其中有幾個演員，將不會變更。領袖將扮演主角，坐在他右手的是德國軍將領，坐在左面的是國社黨官僚。代替奧地利反對舒斯尼格博士的國社黨位置者，將為漢里恒及其波希米亞國社黨，代替奧國總理地位者，將為捷克總統，他像他的奧國鄰人一樣將被迫向亞道爾夫希特勒屈膝。這幕戲劇是就會實現的，除非西歐民主國家猛然醒轉來，改換他們最近失敗論者的戰畧。

德奧合併與英國

在這個危機的中心，英國將站在那一方？倫敦是否會追溯到三年以前霍爾爵士在日內瓦所發表的勇敢的話，說英國政府的政策，在於「堅定並集體抵抗任何缺乏正當理由的侵畧行爲」？今日那種態度在英國是失勢了。但是世界的形勢已經改變，並且迫使英國重行考慮其政策。當霍爾爵士說這些主張的時候，萊因地帶尚未開入德軍，慕沙里尼只威脅着攻擊阿比西尼亞，弗朗哥在西班牙幾乎是個沒有名氣的軍官，日本尚未開始目

前那樣蹂躪中國，德意日三國防共公約尙未成立，國聯仍爲國際事務的重心，不列顛帝國依然未受任何一方嚴重的威脅今日英國必須戒備北海，地中海，新嘉坡，和香港。她不能集中她的力量來反對任何侵畧者，她必須把軍力分散。

德奧合併與意國

慕沙里尼對於希特勒在奧地利的「政變」又作如何感想？不到四年以前，黑衫首相不是把機械化部隊開到伯倫尼要隘（Brenner Pass）並且恫嚇着如果德軍進駐奧國他就要與褐衫領袖開戰嗎？自從歐戰告終以來，保持奧地利爲獨立緩衝國，藉以防止德意接壤，這不是意大利不變的政策嗎？讀者最好不要過於重視首相與領袖之間思想上的聯繫。法西主義是個強盜的結合，只有對於兩者自身都有利益的時候，才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相信希特勒打擊舒斯尼格時慕沙里尼的放手政策，其動機並不在於對領袖的友誼。這是首相自己太弱造成的。

去年八月，南斯拉夫官場告訴我，慕沙里尼曾經簽訂一個於該國很有利的條約，因

爲他正有事於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以不得不對伯爾格萊得（南斯拉夫京城）讓步，藉以解救對他的壓力。沒有德國的支持，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對英法兩國的虛張聲勢，就要拆穿，他在西班牙的冒險，也不會有這樣大胆。因爲從德國到伯倫尼要隘，只有四十英里路，所以相信首相不欲奧多事，是很合邏輯的。不過他不能現在就與他的奧衫首相同盟相破裂。慕沙里尼早就料到不出數月奧國會落入國社黨手中，所以他在伯倫尼建築着據說歐洲最堅固的砲壘。這些鋼骨水泥砲壘的建築，指出了意國軍事當局懷疑不久德國會進駐於要隘北端。而德意軸心之是否應加永久存在，在羅馬更有懷疑的表示。

德奧合併與法國

法國是捷克的同盟國，她在「我的奮鬥」中被希特勒目爲「死敵」而應加「消滅」，所以對於德奧合併，不禁驚惶失措。但是十年以前的法國，是歐洲大陸的霸權，而今日却禁若寒蟬。她很少談到保護奧國的軍事行動。法國之痛責慕沙里尼出賣死了已久的施德拉薩陣線（Stressa Front）只不過暴露了戰後政治體系的崩潰而已。當然沒有一個法國人

，會信賴一個破壞阿比西尼亞，背棄國際聯盟，和參加防共三角的首相。但是巴黎却使我們相信只有慕沙里尼是防止希特勒入奧的唯一人物。

德奧合併與奧國前途

至於奧國，她是付着四年以前此月破壞社會民主黨罪孽的可怕代價。因為陶爾斐斯所殺戮的自由主義者，是奧國可作防禦國社主義最後壕溝的唯一分子。五個月以後，他為此種殘酷的笨舉，付了生命的代價，這罪案，據說是由慕沙里尼教唆的。而現在，因為協約國以和平手段對付第三帝的錯誤，歐洲開始又付着日益增高的代價。德奧關稅合併，協約國拒絕允許共和派總理白魯寧在七年前完成者較之希特勒政綱所列奧國獨立的完全壞破，要溫和得多。奧地利的國社黨又覺得可以誇口「我們的領袖知道他所做的對的。」

奧地利之國社主義化，將對那批頑強反抗希特勒統治該國的人，造成大慘劇。正像國社黨在墨美爾所做一樣。奧國的國社黨，也會攫住復仇的機會，殺戮國社主義的反對

者○維也納高呼着警告：「希特勒到了，頭要向地上滾了！」（Henry O. Moore 原著，
蔣學楷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美國「新共和」週刊）

三 維也納的投降

在德奧一合作的協定中，希特勒第一次輕而易舉地在外國領土獲得大勝利，這種勝利是將來糾紛的一個預兆。民主國家對自己已經講了好幾年：說是只要希特勒的高壓手段不越出德國範圍，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但是一旦伸張到外國的領土——如像奧地利墨美爾，或捷克斯拉夫——則他就要被國際行動所擋住。希特勒自己可並不怕這一點，因為他在行動以前，早已想得很週到的了。他只要趁適當的機會一舉手一投足，便達到了近年來每個德國政治家的野心——合併奧國。而他居然做得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戰爭危險。

他的戰略無論在內政上和外交上，都是抄的一番老花樣。以偌大武力作後盾，經過精密的準備以後，他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進，等反對者要說話的時，已經成了一個「既成事實。」用耀武揚威的方法來恫嚇一個小國，雖然就是破壞國際法，但是希特

勒却以巧妙的手段，避免公然非法行爲——即宣戰——而獲得實惠。

合併奧地利的成功，無疑地將增加「法亞主義不能揭制」的神話的力量。我們不得不說民主國家又表示了一次他們不能與決心的獨裁國家在國際場中作鬥爭。七年以前，當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提議與奧國社會民主黨政府合併稅關的時候，意法兩國曾竭力反對這個計畫，英國也提出了異議，雖然並沒有像意法那樣的激烈。今日德國的獨裁者以刺刀威迫一種更危險的合併形式時，英法兩國却亟亟表明態度說他們並不關懷這件事。甚至使人懷疑到此次舉動是由英國政府中佔優勢的親德份子暗示造成的。

法國對於此事好像不關痛癢，以爲國社黨得了奧國，只對意大利有妨碍。歐洲列強的基本陣線，當然不會有變更。奧國久已完全在法西斯集團的籠罩之下所不同者以鞭子是執在慕沙里尼手中而已。但是黑衫首相並不肯不得賠償便將他在奧國的地位出讓於德國。我們雖然不清楚代價有多少，但數目必不能不在小則是可以確定的。慕沙里尼對於足以補償喪失奧國肯考慮的唯一交換條件，不是德意兩國堅固的軍事同盟，便是德國

允許積極援助西班牙叛軍。兩者都足重擾歐洲的和平；而因德極端分子力量的膨脹，使局面更加嚴重起來。我們可以毫無疑義的相信；奧軍之反對德國併吞奧國，會與西班牙內戰如出一轍。不過在西班牙，事前未曾清軍，而在奧國則最近的清軍已使國社黨狂人的權力和威信大大增進。行將發生於捷克的第二次奇襲，會得像第一次一樣做得精巧，也是很可能的。

事實上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在目前形勢上所能引以為慰的唯一希望，就是國社黨的極端分子會遇到奧國內部的打擊。無疑地奧國會得發生一次反動。奧國已有種種事實足資證明另星的反對，這種反對將擴大成爲行將實現的民衆抵抗。至少我們可以相信國社黨的獨斷行，會使英國張伯倫政府親德分子的熱誠沮喪。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民主國家有所行動的希望是極小的，因爲現在顯然沒有端倪足資實現拆穿法西斯的虛張聲勢。民主國家之不克採取明朗的立場於法西斯軍力膨脹時反對其侵略，則不但使另一次世界大戰無法避免，而且危及大戰發生時得勝的機會。

(蔣學楷譯自 The New Republic. 1938.3.2.)

四 奧地利——最後的一課

當我們寫近代史的時候，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將不會被遺忘，因為這一天是德國不血刃而併吞奧國的日子。形式上維也納仍舊是奧國的首都；實際上奧國由德國統治着多年以來奧國反對德國統治的鬥爭，就此默默投降了。

德奧合併問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見諸一八四八年弗蘭克地方所開的德國國會。在德意志帝國中，奧地利君主國的地位如何？是不是只包括日耳曼人省份，抑或包括奧地利全部？奧國人拒絕將他們的帝國分裂爲二。當俾斯麥在普魯士握權的時候，他覺得只有把奧地利除外，德意志才能達到統一。柏林和維也納對於許爾士格霍爾斯丹問題(Sohlensig-Holstein Question)的決裂使這兩大日耳曼國之間感情日劣，終在一八六六年以兵禍相見。結果奧地利在柯尼格蘭茨(Koniggratz)這一仗上大敗，於是八百萬日耳曼人，被割斷了與其日耳曼同胞的一切政治結合。

五十年來，總算平平過去，但是內務的糾紛永未停止，尤其在奧匈帝國之內各民族間的衝突未嘗或止。這種民族問題，是刺激奧地利的巴爾幹鄰國騷動的大原因，也是一九一四年暗殺斐迪南（Archduke Frances Ferdinand）的導火綫。大戰以後奧匈帝國是解散了。戰前具有二十四萬方英里面積和四千六百萬人口的奧地利，只剩了一個頭而失去了身體，僅有面積三二、三六九方英里，人口約六百五十萬。

奧國現在成爲德國的藩屬，當然是希特勒一人的勝利，不過基礎在希氏當權以前早已奠定。世界忘記了安許羅士（Anschluss）政策並不是一個納粹政策而是一個日耳曼政策，在希勒以前柏林和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很早就主張德奧聯合。凡爾賽條約和聖傑門條約的製造者如果日光遠大一些報仇心冷談一些，誰會知道歐洲的將來是怎麼一個樣子？因爲聖傑門條約第八十八條公開迫使奧地利須「深自約束，不得用間直接或方法割讓其領土」。在今日歷次戰後條約上大出風頭的羅易喬治，只怕和平會給德國一個合併日耳曼奧國和圈禁新捷克共和國的機會。

安許羅斯的觀念風彌於整個威馬（Weimar）時代。社會黨繼續用大示威來要求日耳曼人聯合起來，如果協約國能够神氣請一些允許他們組織德奧共和國，則今日兩國是否還會有一大羣日耳曼人遭反對，就成爲疑問。其實德國建議與奧國合併稅關，便是合併國家的先聲，而當德這樣做的時候，列強却都一聲不响軟下來。把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府拒絕接受的東西給予反動派和法西派政府，這是戰後一切「政治手段」的特徵。也就是這種對現實的盲視無睹，使列強封鎖匈牙利自由民主派的卡羅里（Karolyi）而援助反動派的霍耳塞（Horthy）戰後最初十年之中協約國反對歐洲民主政治的罪惡，舖下了法西主義的大道。

總理舒斯尼格（Schuschnigg）——在今日世界的面前是個出賣奧國生存權的不屑子——泗涕滂沱的把奧國雙手捧給希特勒。他知道奧國的獨立是個幻想，但他還希望德國再吞下一個炸彈會把希特勒從皇位上炸去。這等與一個溺在河裏的人握住一束草。無論好歹，現在奧國是屬於德國了。至少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德國將成爲一個七千三百萬人口的國

家，很容易對付只有四千二百萬人口的法國。對於目前德國的政體。這是一個大成功。有了奧國作靠山，納粹德國很可以逐漸成爲歐洲大陸的霸權。

德奧合併對於捷克有什麼意義嗎？捷克巴拉加遇到納粹帶侵略性的最近表示時的屈服，便是回答。她雖然與法國相「聯盟」受蘇聯的保護，但是結果恐怕不免被德，波，匈三國所瓜分。因爲驚惶失措的波蘭和巴爾幹諸國，都問納粹政權送秋波藉此保護其獨立，而防止納粹巨怪之唯一警犬的法國，又遠處於他方，大有鞭長莫及之感。

台拉第 (Daladier) 和沙魯德 (Sarraut) 這兩位先生，對於他們所失去的機會，很可以痛哭一番，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把德意志共和國的憲法撕碎踏在腳下的時候，法國很可理直氣壯的，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派兵進駐萊因地帶非武裝區域。這件事會不費一條生命便可做得到。當九個月後納粹德國脫離國際聯盟接着便重整軍備的時候，法國又有一個實行萊因安全保障的機會。那時德國的抵抗力很弱。當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進軍萊因地帶時，德國對於這次冒險舉動的實力，并不怎樣準備充分，甚至德國的司令官

偷偷地下命令說，如果法國抵抗，就立即退兵。但德國人却是精明的心理學家。果然不出他們所料，法國逃避衝突，允許這個假想敵進駐於其迫近的邊疆，只靠着一長條馬其諾防線的地下砲壘，却忽略了德軍開入以前非武裝區域會使她不能援助其東歐聯盟國的事實。

法國自從一八七〇年撤丹之役失手於德軍以來，她就沒有遭遇到這樣一個決定的敗績。從本年二月十五日起，種種事實都指出她對國際事務將退居二等國的地位。很容易的取了奧國以後，德國就會百計營求把勢力從萊茵河擴展到達達尼爾（屬土耳其，即歐亞交界處）。此計如果完成，則在不久的將來，她將成爲一萬五千萬人一個集團的經濟主，這個集團的面積，可以供給她所需要的一切糧食、油、煤、和五金。

但是最後我們還得說一句話。德國今日的勝利，也許就是明日的失敗，除非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以極端的謹慎肯適可而而止。我們不相信當德國的法西主義準備對全歐施行恐怖手段時，英法蘇三國會得袖手旁觀，不置一辭。即使最愛和平的人民，在兵臨城下

迫得只有投降的時候，必會決心起來作戰。

（蔣學楷譯自二月二十六日美國「民族週刊」）

五 德奧事件與歐洲局勢

當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正在西班牙和遠東，展開劇烈血戰的時候，希特勒趁英意忙於地中海西班牙問題，英法美忙於增艦防禦日本，全世界異常慌亂的當兒，突於二月中旬將許士尼格誘赴柏林，進行德奧談判，當場提出條件三項：（一）採取完全聽從德國的親德外交；（二）參加反共協定，并同意和德國密切合作；（三）放棄一切與捷克友好的想念這三條條件的完全接受，奧國就簡直等於德國的附庸。乃希特勒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調動二十師大軍，集中奧國邊境，向奧國提出最後的通牒。於是奧國便在得不到黑衣宰相幫助的苦境中，不得不向希特勒屈膝，內閣立刻改組，奧國社黨希特勒親信般嘉德，加入新閣，一身兼管內務，警察，并節制國防部事宜，成爲奧國統治之重鎮。奧國國社黨加入內閣，希特勒併吞奧國的計劃，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但在英國外交政策突然轉變之後，許士尼格的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宣布在三月十三日，舉行一次公民投

票，來決定奧國的獨立。希特勒看到公民投票的結果，必將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票數，主張奧國的獨立，和贊成許士尼格的政策；並且英意談判若有了具體的結果，德國更難對奧國有所染指。於是在奧國公民投票之前，先發制人，又對奧提出最後的通牒。迫令許士尼格辭職，由殷嘉德繼任，并正式宣布德奧的合併。這樣納粹主義者六年來的宿願，很不費力地完成了。

奧地利介於兩大法西斯國家之間，成爲兩國角逐的對象，奧國問題本來是歐洲主要焦點之一。戰後凡爾塞和約限制德奧不能合併，用意在防止德國在中歐佔得軍事優勢。希特勒一上政台，首先就提德奧出合併，和大日耳曼主義的口號，國社黨在奧國的勢力，異常猖獗，一九三四年六月維也納暴動中，小拿破倫陶爾斐斯因此被殺。現在「德奧合併」的企圖已經實現，德國的勢力也已深入中歐不但法國大受威脅，英國感受慮憂，就是希特勒的同伴黑衣宰相，也同樣地發生恐慌。所以這次德奧事件，已引起了全歐的注意，和震驚英法意三國了。

首先是英國。英國以日本近來深入華中華南，在太平洋上，又秘密大增軍艦，連香港新嘉坡與澳大利亞都深感脅威。同時在歐洲正苦惱於西班牙戰爭，地中海上又時有海盜行爲，商輪屢遭襲擊，她企圖在保全大英利益的條件下，緩和這兩個戰爭局面，所以頗想調停中日戰爭；所以進行英意談判，討論撤退西班牙意國志願兵問題。但她覺得調停中日戰爭的可能性，實在比部分的撤退西班牙意兵，與緩和地中海鬥爭的可能性來得更小，而況意國因恐慌日甚，在借款及承認意在阿主權等問題上正有求於英。因之，她便在兩者之間先調整一方面，以便可以用更多的力量來應付遠東局勢。同時她一方面固不滿意於法西斯的侵畧，但是却懼怕戰爭。所以只想用分割和平的方法，力求自己和侵畧國家的相安。不料這種外交政策的弱點，正被侵略國家所利用。因此英意談話還沒有完成，奧地利已到了希特拉手裏。這次的德奧政變，就是英國優柔寡斷的外交政策的後果。所以德奧事件發生以後英國的報紙就很率直地承認英國外交政策的錯誤；同時民衆的情緒，也高度地緊張起來，我們可以預測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是不容許不改變的了。

，張伯倫內閣的能够維持得多久，還在不可知之列。

德法的衝突，是歐洲大陸上最有悠久歷史的鬥爭，法國本來組成小協約國，把捷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圍繞在自己的周圍，藉以威脅德國，但自羅馬尼亞法西斯化以後，（按羅馬尼亞政府已崩潰）小協約國的組織，已遭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德奧既經合併，捷克已受到法西國家的四面包圍，南斯拉夫又被隔絕，使法國感到莫大的威脅，所以一面反對德奧的合併，同時對於捷克的命運也表示很大的關心，法捷互助公約，本來只適用於土地的侵略；但法國政府正在準備條約的修改，將侵略的意義，加以廣義的解釋。關於這點英法二國，已在進行磋商了。

意大利雖然跟德國是侵略同伴，然而在奧國問題上，却是一個矛盾。戰後將南梯洛爾劃歸意國，但那裏大部份都是德國民族，德國勢力南下，勢必覬覦這一帶地方，以爭取亞得里亞海港口的通路，它不願德國勢力向南發展，同時它自己却渴望操縱奧國政治，由此插足中歐，成爲多瑙河流域的支配者。牠更企圖成爲奧匈等國的盟主，和奧匈結

成關稅同盟，使多瑙河流域的貨物由意國的港口脫落斯脫輸出，以奪取德國勃里門港口的地位，因之，意國也不願德國合併奧國，過去德對奧的野心，每遭意大利的阻礙，當陶爾斐斯未死以前，意國也曾屯兵奧邊，來「維持奧國獨立」，奧國也正因此引意為「救星」，然而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遭到人民游擊隊的不斷襲擊，不得不調動重兵鎮壓，在西班牙屢遭敗北，佛郎哥要求發援兵十五萬時，他竟無法應付。○在客觀的各種條件上也決不允許它在奧國問題上去和他的侵略同盟者希特勒互相爭雄，所以對於法國共同防制德國的要求，牠就堅決地反對了，這種反對，就是默認德奧合併的證明，但這種對於已成事實的默認，只能說明黑宰相不得已的苦衷，而并不足以說明侵略者之間的矛盾，已從此消彌了。

侵略國家氣燄的高漲，使主張和平的國家，有作進一步的合作底可能。○事實已經表示得很明顯，除了集體安全和武力侵略以外，是不可能找到第三條路的。○所以李維諾夫提出召集國際會議的主張後，在法國和捷克間已獲得了良好的反應，美國雖然沒有表示

態度，但從赫爾的演說裏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動向，若是英國的民衆，能迫令政府，放棄牠已經自食其報的外交政策，那末集體安全的制度，是不難建立起來的！

（郁華著，載「一般」半月刊，一卷三期，三月二十五日）

六 張伯倫斷送了奧地利

德奧畢竟是合併了，大日耳曼主義已獲得了相當的勝利，許士呢格就在希特勒的武力威脅下，表示屈服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這裡，我們要問爲什麼德奧合併進行得如此「順利」呢？這張伯倫是要負相當責任的，保守黨不相信集體安全，而想單獨去解決世界問題，想以讓步，妥協來緩衝法西斯侵略者的瘋狂進攻，想出賣一點被侵略者的利益而維護大英帝國本身的某種利益，就在這種外交政策下，英意談話的空氣產生了。希特勒把握了這個機會，乃誘騙許士尼格到德國去，提出他衷心的要求。許士格尼是接受了；回國後馬上就改組內閣，任用奧國國社黨首領殷加德爲內政部長，可是，正在英意談話進行準備的時候，許士格尼突然的強硬起來了，提出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奧國是國社黨的奧國？還是德國人的奧國？當然，這一變動引起了希特勒極度的不安，同時我們說這種變動是受了英國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希特勒看到如果讓英意談話進行達到某

種具體階段以後奧，德合併恐將遇到多重的阻礙了，所以他一方面派了新任外交部長里本特洛甫到倫敦，表面上說是辭行，但實際上誰都會知道這走去觀察唐寧街的動靜的。另一方面他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發動了二十師的雄兵，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推翻了許士尼格的政府，於是希特勒趾高氣揚的走進了維也納。但黑衣宰相作何感相呢！跟「盟友」爭雄吧，實在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至少大英帝國還沒給他一種有力的暗示；更何況在整個侵略的陰謀下，還須求得「盟友」的幫助呢。所以他眼看着自己嘴裏的一塊肥肉，硬生生的被「盟友」搶去了但又無可奈何，真是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呀！

根據事實的演變，我們把這個罪過放到張伯倫的頭上，實在是沒有冤枉了他。保守黨錯誤的外交政策，今天實在遇到了一種嚴重的試驗，許士尼格固然是被葬送了，但張伯倫究竟還能做幾天首相，這已成了一個很大的疑問，英倫兩萬五千工人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示威，也就可以看到保守黨內閣的前途了。

七 德奧關係的分析

這是希特勒的得意政策，每逢國內有變動，國內民心發生動搖時，他就換個方向，引起一個國際問題，使國內人民的注意，漸從內政移到外交，因而減少內政上的嚴重性。○不久以前，希特勒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改組陸軍部，調換外交人員，增加國社黨在德國政治及軍事上的勢力，其中未免有使本國人民不愜意處，尤其陸軍方面的軍官，像白隆培將軍，久為德國人民所愛戴，一旦云去，難免人民不生反感，聰明的希特勒，就在那個時候，用重力壓迫維也納，引起極嚴重的中歐問題。果然該問題一發生，全國報紙，都集中注意在外交方面，內政上的嚴重性，很自然地沉默下去了。

希特勒的看中奧地利，在他的自傳「我的奮鬥」中，有很露骨她表示，他在該書的開端處，就提出德奧二國的聯合問題，他的理由是：

（一）他自己是奧國人，認為奧國對德國的不友善，等於直接和他為難，等於己國的

人，直接拋棄了他，這豈是可以容忍的事？一個英勇果敢的政治家，對於非己國的德國，還要加以征服，何況是己民族的奧國？更何況是區區的一個小奧國？

(二)國社黨的「汎日耳曼主義」，倘不把六百五十萬的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包括在內，那還成什麼話兒？還談什麼「汎日耳曼主義」？何況這六百五十萬的奧地利日耳曼人，根本和第三帝國接壤，豈能讓他們倔強，非獨不崇拜卐字旗，却反加鄙視呢？

(三)奧地利富於鐵礦，不說別的，單就 Styria 的鑛區而論，已可於相當程度內，補足德國鑛產之不足。鐵鑛的有無，和德國的能否存在，密切相關。現在近水樓臺，不趕緊設法，還談什麼其他殖民問題？

(四)倘使奧國變成了德國那一部，那他的「中歐夢想」就可以開始實現了！再往外發展，就可以包括捷克，侵入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其他諸小國。

奧地利原是一個小國，不是法國的對手，然則希特勒爲何不早點動手而要等到今天呢？我們的回答並非希特勒不想早點動手，只因看中奧地利或要利奧用地利的人，不止

希特勒一個，他的老師慕索里尼就是其中一個，他不能讓希特勒任意佔據奧地利，等到勢力強大了，再和他爲難。而且在事實上，希特勒早就要動手過，想把奧國一口吞了過來，一九三四年奧總理陶爾菲司（Dollfus）之死，就是國社黨的徒子徒孫所玩的一套把戲。那時候，希特勒可一舉成功，把奧國強併過來，但因不會得到老師的諒解，所以老師做了奧國的保護人，使德國不敢輕於染指。一方面，國社黨刺死陶爾菲司，一方面慕索里尼出兵意奧邊境。希忒拉屈服了，奧國也得在舒斯尼格的領導之下，苟延殘喘了。

以後英法意三國，締結斯忒萊柴協定，共同保護奧國，凡熟悉內幕的，知道奧國的真正保護人，只不過慕索里尼一人而已。

以後德意的關係，日益良好，終於結成「柏林羅馬的政治軸心，」和民治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國家，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徒弟既得老師的諒解，而英法二國，又因地中海，遠東諸問題，相互牽制，不能悉心對付獨裁政治的陣營，於是希特勒就可乘火打劫，爲所欲爲了。希特勒最擅長這套把戲，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季，不是乘着重意阿戰爭的混

亂局面，進兵萊因河區域，獲得極大的外交勝利嗎？他又要做老文章了。

舒斯尼格既失去慕索里尼的支撐，自然應付不下，於奧國是內閣改組，增用國社黨人員，釋放國社黨政治犯等事實，只好一步步的實現出來了。希特勒雖在二月二十日的德國國會演說中，保證奧國的獨立主權，然而據消息靈通的人看來，這「獨立主權」四字只是希特勒的外交辭令罷了。遲早總有一天，德國必會強迫奧國，加入反共公約，退出國聯，撤廢稅關，實行統一幣制，同時，又在內政上，再度改組，俾奧國國社黨黨員，更有掌權機會。遲早總有一天，德奧必合而為一，結成與戰前奧匈帝國相似的關係，名義上雖為二國，實際上重要的政權及軍權，均操在柏林手中。

奧國本有英法意三國撐腰，現在意國退出，英國外相艾登辭職，根本即是接近意國他表示，法國雖不能忍，迫於形勢，也只好硬忍下去。真的，萊因河區的佔領，尚可忍耐下去，何況是奧國的合併呢？

（詹文滄著載青年週報創刊號三月十二日）

八 奧國民衆的呼聲

滑雪旅館，海拔五千英尺。「奧國真好」，一個紐約女人說，「法國在罷工，西班牙在內戰，德國，意大利——能够去嗎？謝天謝地，奧國總算沒有政治問題。他們讓遊歷者盡情享受。」

我隨隨便便哼着「國防歌」，突然有個滑雪的同伴拉住我的領口說：「不要唱，唱了會使我們大家都倒處。」

旅館裏有一個曾經到過英國的奧國女子。當前奧國總理陶爾斐斯未被暗殺以前，她曾寄回一張他的卡通畫給她的兄弟。這舉動完全出之於無心。兩年以後，經搜查學生時在她兄弟書桌中的廢紙裏找出了這張卡通畫，於是就被監禁六星期，並被大學開除，不許他在奧國讀書或教書。

這個旅館四週的山區，據說完全被納粹空氣所包圍。理由是納粹反對教士。天主教

會控制了山谷中生活的每個細節，現任總理舒斯尼格便被視為教會的一個工具。住在旅館中的一個教授說：「梵蒂岡（教皇宮廷）想實現一個中歐宗教國的夢想。被梵蒂岡握住的奧國是一個支柱。西班牙又被他們想當做另一個支柱」。

這在外國人看來是很奇怪的，但當地人士的確反對現在的政治。離滑雪旅館不遠的村莊裏，舒斯尼格祖國陣線的標語，不但裝在很厚的玻璃窻裏面，並且在玻璃外面再加鐵絲網保護，鎖上一把大鎖。這把大鎖似乎像徵着祖國陣線怎樣握住牠的權力。只有從跳舞場裏出來的那位美國女子才不關心到這種小事，說奧國沒有政治問題！

「這些農民對於納粹作何感想？你自己又作何感想？」我問一個大學生，他在旅館裏當僕歐，想賺些錢來付學費。

「奧國大小了我們不能獨立生存」。他拿出麵包券的存根，原來在維也納，每天要由軍隊分發四萬三千張麵包券。只有最窮的人才能得到麵包券，而數就有四萬三千。

「維也納還不算最壞」，這個從斯帝里亞來的學生說，「我們鎮裏的失業和飢餓那才

可驚哩！我們可向誰乞助？英國放款給信教的舒斯尼格反動政府。法國什麼也不能做。社會黨被排擠了。如果他們真的想當權，他們是可以當權的，現在他們都沒有辦法。我們向那裏乞助？請你告訴我」。

我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呢？國際聯盟過去對奧國曾經出過一番力，除了能够給維也納麵包的土地以外，幾乎什麼東西都給了牠。我絕望地指出國聯。另一個從日內瓦來的學生不禁大笑。「瑞士人正在希望國際倒台」，他解釋，「他們甚至已經內定了醫生和職員，一到戰事發生便派他們接收國聯建築物作為主要軍醫院」。

從瑞士來的學生們都充滿着該國重整軍備的思想。「你看瑞士每一座重要橋梁都裝好了機關」，他們說，「現在我們可以用電力來炸斷每座橋」。他們說到從巴塞爾鐵路終點到新堡的全段公路上的坦克車防禦工程。用機器啓閉的鐵門，已經裝設於邊疆附近的公路上，以防敵國軍隊的侵入。

「日耳曼瑞士已被國社黨的勢力所籠罩，他們對德國的恐懼日益增長起來」，這位

憂鬱的教授說，他自己可並不是一個瑞士人。他顯然覺得德國的吸引力愈加強。當學生們熱烈地討論着聖哥薩區域的重整軍備時，他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糧食和軍火至少已經儲備了一年，他們宣告。

從這些山陂愉快地滑過去的滑雪者，回來時無疑她會說瑞士是多麼和平呀。一些沒有政治問題；唯一的注意力是從游歷者身上弄錢。或者引另一種老名譽以自傲：「自法西主義者進軍羅馬以來，意大利火車從未脫過班」。

在中歐要不感到緊張是不可能的。治問題尚在其次。推動力在于某幾處感到飢餓，某幾處感到貧窮和無保障。婦女們都說：「我們的青年得跑到遠方去，因為這裏沒有工可做」。

英國人的名字現在這裏並不關心，不是因為她懦弱，而是因為她自私。我們知道她不會幫助任何人。法西主義者至少幫助他們自己一方面，而誰曾舉手救奧地利的民主主義？——一個從對面山形滑雪回來的人說。旅館中職員，很高興與英國游歷家談政治，要

是這些游歷家對於熱水同完或收拾雪搗和皮靴等事情不感到興趣的話。他們並不恨英國——恰巧相反——不過就他們的問題而論，他們只不過不把英國計算在內吧了。所以納粹德國還有什麼敵人呢？

有個人帶來一份維也納出版的報紙，登着一篇某要人的演說。一位匈牙利人醫生拿着這份報紙到一位英國客人的桌上。——「貴國談論歐洲的就只有這一點意思」他說。——「英國所有的一半錢，已經化到軍備上，却還在那裏說願意幫助飢餓的國家，豈非你們的戰鬥艦不需要了嗎？英國只想保持自己既得的權利。但是飢餓的國家會把他們一同拖到水裏去。」

「飢餓的國家」——「飢餓的人民」這兩句成語在滑雪場上在廚房裏在樓梯頭在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懷着政治形體的英國游歷家高興停下來與他們談話就都可以聽得到。這是目前混亂局面的癥結。當我們在英國談論到「無國」Have not nations 的時候，那批聰明的人便會著文證明殖民地對任何人並不有益。英國的擴充軍備，只是爲了保持她自己的

利益，却不管人家的痛癢。然而這些淪陷的人民並不爲了殖民地不飢餓。他們要麵包和工作。維也納每天要分四萬三千份麵包券，而只有最窮的人才能去領。殖民地怎樣醫治這種病呢？

「總得想些辦法」這句話從小店裏，廚房裏，及少數能够對游客服務的人——他們有多少張嘴要靠寶貴的小賬吃飯呀——的江中說出來。

「這些僕人我要付小賬嗎」？加一够不够」？那位有錢的紐約女人說。我就想到安娜，魯克，傑哈德和其他下僕怎樣對她獻殷承，爲的只是加一小賬。

「你再出些額外小賬有不方便嗎」？我問她，看看雪撬費本的設備。

「照例只有加一小賬」她回答：他們真的不高興你付額外小賬。奧國人都很自傲」。

（蔣學楷譯自 Living Age 二月號）

九 德奧合併與中國

近來歐洲的三個事件，確實地對於遠東局勢有着重大的影響，並且或許會使風波及於將來的許多年。三事件迅速地接踵而至：（一）德國的承認滿洲國，（二）英國的意欲承認意大利合併阿比西尼亞，（三）希特勒兵不血刃侵佔奧大利。

德國的承認日本的第一號傀儡國，並不使遠東的觀察家們十分驚異。在德國和日本簽訂了反共公約以後，納粹政府是不再能當做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朋友的了，那是很明白的。那公約的簽訂，當時立刻在全中國引起了反響，而幫助消滅了西安事變。

在去年夏季華北和上海的戰事開始以後，對於中國，德國立場的矛盾，是愈益顯明，也隨而愈益尖銳了。在一方面德國必須使日本滿意，她是反共公約內一員，以便和歐洲列強有所衝突時，能夠得到公約中所定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德國不能輕視她在中國的貿易和經濟的地位。在平常狀態之下，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在數量上和價值上，都

超過她和日本的貿易，除了幾種特殊事業外，德國要想擴展對日貿易，是很少希望的。但在中國，在未來許多年內，對於德國貨物的需要，却在增加。由於二年前所訂協定，德國曾經賣給中國大批鐵道和別的建筑材料，是長期賒貸性質的。這種材料以及別的服務的付款，當然靠着國民政府的繼續穩定。

在發動北方以及上海戰事之前，日本不像和德國曾經商議過的。在戰爭開始後多時，日本沒有確定戰勝的希望，德國漸漸爲之不安，煩慮着日本或許會在中日戰事中消耗過甚，以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失却了她的幫手的價值。這說明德國屢次嘗試調解的緣故。

希特勒的承認滿洲國，無疑地是有着許多因素的，但其中的推動力却不是長久的主意而是權宜之計。現在的德日關係是不自然的。雖然他們的理想哲學相同，但根本他們在遠東的利害關係是相衝突的。各個都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別個的地位。當他們不再互相有用時，他們的背道而馳，就急急地實現了。

德國的承認滿洲國，雖然中國不免覺得被背棄而遺憾。但那倒不一定是害處，而也許是幸事的化身。至少，從此以後，中國可以不再受八面玲瓏式的政策所播弄了。聖經的訓條說人們不可同時奉事上帝和瑪門（財神），也可以應用在這事上，中國現在必須決定她走那一條道路，既經決定，她必須以誓不後悔的全副精神和決心以追隨之，直等達到了她的目的地。中國常常遭受躊躇不決徬徨無所適從的痛苦。所以希望德國的背棄，給她一個有用的教訓：成立國際友誼，不會建立在暫時權宜之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國家間的根本利益和長久目的的正當基礎之上。

德國在奧大利的軍事馳騁和實際併奧，由於或許會在遠東引起風波的觀點說來，若加以贊美，未免太早了。對於德國的方法，日本誠心誠意地贊美和羨慕，不過在此間以及世界各處引起憂慮而已。如文匯報所說。納粹的舉動也可說是現在列強均勢的打破，將嚴重地危及法國，捷克，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安全。這是說明爲何除了德國，各人都要保全奧國的獨立。可是希特勒時候選得好，並且他也許給他的歐洲的反共

同盟者墨索里尼以一個結實的打擊。

德國無疑地恐懼着英意接近，那是認爲破壞德意軸心的。所以在英意還沒有開始討論初步方案時，希特勒就打了第一拳。而且德國的領袖們，也許並不想望能夠和英國得到契合。對於英國艦隊的迅速發展，德國是以非常關心視之。

講到法蘭西和蘇聯，二者都遭受着國內的政治糾紛；而在英國，前途展望也並不分確定。德國判斷很對，沒有人宜於去干涉她。

在漢口，報紙反映出官方的見解，說根據武力的所謂「大日耳曼」，其結果或許成就了英法和蘇聯的更堅強的聯合陣線。申報懷疑，納粹是否能恢復奧大利而免除像現在在西班牙存在着的局面。大公報正確地指出法國和捷克的聯繫，是和平或戰爭的基本因素。

在英國近來的變化是有許多說法的。一個說法是：英國違背了她在日內瓦的誓言而將承認意大利戰勝阿比西利亞的收穫，那末她不見待就不承認日本在華的勝利吧。

如何，英國在歐洲的外交政策的轉變，對於英美合作——那是穩定遠東局勢之重要因素——會有不利的影響的。另一個比較樂觀的意見是：英國的暫時屈服於意大利的壓力，是因為她想採取強硬些的立場，以對付遠東的日本。

那是可以想見的，在適當時候英國或許會承認滿洲國。但是如果說，英國會輕易地毫不掙扎地在日本壓力下放棄了她在遠東的利益和地位，那是未免非我人想像所可及的了。

歐洲近來的變化，無疑地指出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將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了，雖然我們大都不願承認。唯一問題是「什麼時候？」而已。妥協或拖延將不能消除這災劫，倒是反而積儲着更多的炸藥，以供獻於破壞之神的怒火。

在近來的國際變化中，我們值得注意的是漢口的屢次聲明，中國將不會放棄她抵抗日本的確定的道路。痛苦的經驗顯然已經教訓中國她必須打她自己的仗。最有意義的事是戰爭繼續下去，中國的自恃和自信力是愈來愈堅強了。自恃和自信力是不可少的，如

果一個國家要生存。

(亦文譯自 The Cha China Ueehh Rlview)

附錄 德奧事件的世界反響

英國

消息日報：「：英國必須確定外交方針與政策，不然，擴充軍備將失去它的真實意義了。：」

泰晤士報：「：英國軍事力量，決不用於與巴黎和約的精神相違反的行動，而目前的擴充軍備以保障安全，尤為刻不容緩的工作。」

反對黨首領阿特里宣稱：「：目下各國皆有堅持的必要，如再優容，則戰事就難以避免了。駐德大使漢德森向德政府提出兩項要求：（一）重行申述對捷克保證和平，（二）德捷一九二五年的仲裁公約，德國須切實聲明，加以尊重。」

十三日有勞工二萬五千人在倫敦舉行游行示威，對法西的侵略行動，表示反抗，并到德國使館提出抗議書。

倫敦工會已通過決議案，要求國會對德意絕交，直到德國軍隊退出奧境爲止。

法國

巴黎日報：全世界對此種疾風迅雷的手段，必皆感受嚴重的刺激，此後事變的發展，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十五日總理來翁勃倫稱：政府對大局的嚴重，決以緊急手續請國會表決特別軍費，擴張軍備程序。

來翁勃倫與外長彭古已向捷克駐巴黎公使奧蘇斯基博士聲明：願尊重法對捷克所負的義務，不論英國如何，法決以直接行動援助捷克。彭古已將駐奧比及南斯拉夫等國的法使召回商討歐局的新發展。

美國

十四日華盛頓有數千青年結隊游行示威，抗議德法西斯的侵奧行爲，在德大使館前高呼反德口號半小時。

紐約州訪員奧吐爾提議即時與德國絕交，直到奧國恢復獨立爲止。

美國最近在太平洋上舉行大規模的海軍演習，計參加軍艦有一五〇艘，官員五萬三千三百名，時間有六星期之久。

捷克

捷克駐美公使賀爾於本月十五日訪問國務副卿威爾斯說明捷克政府正加緊軍備，德法西斯如敢侵犯，必給它以迎頭痛擊。

捷克已得美法蘇三國政府的保證，德國如侵捷，則三國將立即動員攻擊德國。

中國

大公報：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英法注視其如何應付德奧事變，；和這問題最關切的當然是法國與捷克了，今後捷克情勢的發展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武漢日報：德奧合併，墨索里尼實在是等於啞子吃黃蓮，以後德意軸心或有動搖的可能，而英法蘇的團結也必跟着加強與鞏固起來。

申報：對德奧的合併，我們可提出下列幾個問題來考慮一下：（一）奧國國社黨是否得到國民的擁護？（二）英法是否將採強硬態度？（三）德國在經濟方面是否有餘力去建設新的奧國？這些問題如不能圓滿解決則德奧問題的解決正遙遙無期哩。

(Shanghai Times)

羣力書店

發售

毛澤東自傳	汪衡譯	三角
空軍戰鬥實錄	楊凌霄編	即出
中國的新西北	張劍萍編	一角
被包圍的日本	石丸藤太著	二角
放下你的鞭子	張國威編	二角
張發奎將軍	朱樸編著	一角半
怎樣做鄉村工作	李振院編	二角
如此皇軍	方肇編	二角
國防前綫外蒙古	楊寶琛譯	二角
中國與中國人	林語堂著	二角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孫文庭編	一角半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宋斐如編	一角半
日本進攻蘇聯	丁鏡心編	二角
希脫拉進攻聯蘇	吳大琨譯	三角

抗敵將領印象記	陳文杰編	二角
抗戰的前線與後方	丁鏡心編	二角
救亡戲劇初集	丁玲等著	三角
中日戰爭的女間諜	楊寶琛編	三角半
民族女戰士丁玲傳	陳彬蔭編	三角
英日戰爭的預測	彭啓一編	一角
西北散記	史諾著	一角半
淪陷前後的上海	張一望編	二角半
周恩來論抗戰諸問題	蘇生編	一角半
國共團結與中國前途	傅于琛著	四角
國際現勢與抗戰前途	陶希聖等著	二角
統一戰線下黨派問題	毛澤東等著	二角
怎樣戰勝敵人	蔣委員長講	二角
抗戰經驗與教訓	陸克編	二角